

附

紅樓夢

董小宛

攷

石頭記南隱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石頭記索隱

石頭記者。清康熙朝政治小說也。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。書中本事。在弔明之亡。揭清之失。而尤於漢族名士仕清者。寓痛惜之意。當時既慮觸文網。又欲別開生面。特於本事以上。加以數層障幕。使讀者有橫看成嶺側成峯之狀況。最表面一層。談家政而斥風懷。尊婦德而薄文藝。其寫寶釵也。幾爲完人。而寫黛玉妙玉。則乖癡不近人情。是學究所喜也。故有王雪香評本。進一層。則純乎言情之作。爲文士所喜。故普通評本。多著眼於此點。再進一層。則言情之中。善用曲筆。如寶玉中覺。在秦氏房中。布種種疑陳。寶釵金鎖爲籠絡寶玉之作用。而終未道破。又於書中主要人物。設種種影子以暢寫之。如晴雯小紅等均爲黛玉影子。襲人爲寶釵影子。是也。此等曲筆。惟太平閒人評本。能盡揭之。太平閒人評本之缺點。在誤以前人讀西遊記之眼光。

讀此書。乃以大學中庸明明德等爲作者本意所在。遂有種種可笑之傳會。如以喫飯爲誠意之類。而於闡證本事一方面。遂不免未達一間矣。闡證本事。以郎潛記聞所述徐柳泉之說爲最合。「所謂寶釵影高澹人。妙玉影姜西溟。」是也。近人乘光舍筆記。謂「書中女人皆指漢人。男人皆指滿人。以寶玉曾云男人是土做的。女人是水做的也。」尤與鄙見相合。左之札記。專以闡證本事。於所不知。則闕之。

書中紅字多影朱字。朱者明也。漢也。寶玉有愛紅之癖。言以滿人而愛漢族文化也。好喫人口上胭脂。言拾漢人唾餘也。清制。滿人不得爲狀元。防其同化於漢。東華錄順治十八年。六月。諭吏部。世祖遺詔云。紀綱法度。漸習漢俗。於醇樸舊制。日有更張。又云。康熙十五年十月。議政王大臣等。議準禮部奏。朝廷定鼎以來。雖文武並用。然八旗子弟。尤以武備爲急。恐專心習文。以致武備廢弛。見今已將每佐領下子弟一名。准在監肄業。亦自足用。除見在生員舉人進士錄用外。嗣後請將旗下子弟考試生員舉人進士。暫令停止。從之。是知當時清帝。雖躬修文學。且

創開博學鴻詞科。實專以籠絡漢人。初不願滿人漸染漢俗。其後雍乾諸朝亦時時申誡之。故第十九回「襲人勸寶玉道。再不許吃人嘴上擦的胭脂了。與那愛紅的毛病兒。」又「黛玉見寶玉腮上血漬。詢知爲淘澄胭脂膏子所濺。謂爲帶出幌子。吹到舅舅耳裏。使大家不乾淨惹氣。」皆此意。寶玉在大觀園中。所居曰怡紅院。卽愛紅之義。所謂曹雪芹於悼紅軒中增刪本書。則弔明之義也。本書有紅樓夢曲。以此書中序事託爲石頭所記。故名石頭記。其實因金陵亦曰石頭城而名之。余國柱（卽書中之王熙鳳）被參。以其在江寧置產營利。與協理寧國府歷刼返金陵等同意也。又曰情僧錄及風月寶鑑者。或就表面命名。或以情字影清字。又以古人有清風明月語。以風月影明清。亦未可知也。

石頭記敘事。自明亡始。第一回所云。「這一日三月十五日。葫蘆廟起火。燒了一夜。甄氏燒成瓦礫場。」卽指甲申三月間。明愍帝殉國北京失守之事也。士隱注解好了歌。備述滄海桑田之變態。亡國之痛。昭然若揭。而士隱所隨之道人。跛足蘆屨鶉衣。或卽影愍帝自縊時之狀。甄

士本影政事。甄士隱隨跛足道人而去。言明之政事。隨愍帝之死而消滅也。

甄士隱卽真事隱。賈雨村卽假語村。盡人皆知。然作者深信正統之說。而斥清室爲僞統。所謂賈府卽僞朝也。其人名如賈代化。賈代善。謂僞朝之所謂化。僞朝之所謂善也。賈政者。僞朝之吏部也。賈敷。賈敬。僞朝之教育也。（書曰敬敷五教）賈赦。僞朝之刑部也。故其妻氏邢。（晉同刑）子婦氏尤。（罪尤）賈璉爲戶部。戶部在六部位居次。故稱璉二爺。其所掌則財政也。李紈爲禮部。（李禮同音）康熙朝禮制已仍漢舊。故李紈雖曾嫁賈珠。而已爲寡婦。其所居曰稻香村。稻與道同音。其初名以杏花村。又有杏帘在望之名。影孔子之杏壇也。（金瓶梅以孟玉樓影當時之禮部。氏之以孟。又取玉樓人醉杏花風詩句爲名。卽紅樓夢所本也。）作者於漢人之服從清室。而安富尊榮者。如洪承疇。范文程之類。以嬌杏代表之。嬌杏卽徽幸。書中敘新太爺到任。卽影滿洲定鼎。觀雨村中秋口號云「天上一輪纔捧出。人間萬姓仰頭看。」知爲代表滿洲也。於有意接近。而反受種種之侮辱。如錢謙益之流。則以賈瑞代表之。瑞字天

祥。言其爲假文天祥也。（文小字宋瑞。）頭上澆糞手中落鏡言其身敗名裂而至死不悟也。（徐巨源編一劇。演李太虛及龔芝麓降李自成後。聞清兵入。急逃而南至杭州。爲追兵所躡。匿於岳墳鐵鑄秦檜夫人跨下。值夫人方月事。迨兵過而出。兩人頭皆血汗。與本書澆糞同意。）敍婉孌將軍林四娘。似以代表起義師而死者。敍尤三姐。似以代表不屈於清而死者。敍柳湘蓮。似以代表遺老之隱於二氏者。

書中女子多指漢人。男子多指滿人。不獨女子是水作的骨肉。男人是泥作的骨肉。與漢字滿字有關也。我國古代哲學。以陰陽二字說明一切對待之事物。易坤卦彖傳曰。地道也。妻道也。臣道也。是以夫妻君臣分配於陰陽也。石頭記即用其義。第三十一回「湘雲說比如天是陽。地就是陰。比如一顆樹葉兒。那邊向上朝陽的就是陽。這邊背陰覆下的就是陰。走獸飛禽。雄爲陽。雌爲陰。翠縷道。怎麼東西都有陰陽。咱們人倒沒有陰陽呢。」又道。知道了姑娘是陽。我就是陰。又道。人家說主子爲陽。奴才爲陰。我連這個大道理也不懂得。是男爲陽。主子亦爲陽。女

爲陰奴才亦爲陰。本書明明揭出。清制對於君主。滿人自稱奴才。漢人自稱臣。臣與奴才。並無二義。（說文解字臣字象屈服之形。是古義亦然。）以民族之對待言之。征服者爲主。被征服者爲奴。本書以男女影滿漢以此。

賈寶玉言僞朝之帝系也。寶玉者。傳國璽之義也。卽指「胤祚」。東華錄康熙四十八年三月。以復立皇太子告祭天壇文曰。建立嫡子。胤祚爲皇太子。又曰。朕諸子中。胤祚居貴。是胤祚生而有爲皇太子之資格。故曰啣玉而生。胤祚之被廢也。其罪狀本不甚徵實。康熙四十七年九月。諭曰。胤祚肆惡虐衆。暴戾淫亂。難出諸口。又曰。胤祚同伊屬下人等。恣行乖戾。無所不至。令朕赧於啓齒。又遣使邀截外藩入貢之人。將進御馬匹。任意攘取。以致蒙古俱不心服。又曰。知胤祚賦性奢侈。著伊乳母之夫凌普爲內務府總管。俾伊便於取用。又曰。朕歷覽史書。時深儆戒。從不令外間婦女。出入宮掖。亦從不令姣好少年。隨侍左右。今皇太子所行若此。朕實不勝憤懣。石頭記三十三回。鈐寶玉被打。一爲忠順親王府長史索取小旦琪官事。二爲金釧兒投

井。賈環謂是寶玉拉著太太的丫頭金釧兒。強姦不遂打了一頓。那金釧兒便賭氣投井死了。琪官事與姣好少年等語相關。忠順王疑影外藩。長史曾揭出琪官贈紅汗巾事。疑影攘取馬匹事。相傳名馬有出汗如血者故也。曰暴戾淫亂。難出諸口。曰赧於啓齒。曰從不令外間婦女出入宮掖。今皇太子所行若此。是當時罪狀中頗有中菁之言。卽金釧兒之事所影也。

胤祔之罪狀又有曰。近觀胤祔行事。與人大有不同。晝多沈睡。夜半方食。飲酒數十巨觥不醉。每對越神明。則驚懼不能成禮。遇陰雨雷電。則畏沮不知所措。居處失常。語言顛倒。竟類狂易之疾。似有鬼物憑之者。又曰。今忽爲鬼魅所憑。蔽其本性。忽起忽坐。言動失常。時見鬼魅。不安寢處。屢遷其居。啖飯七八碗。尙不知飽。飲酒二三十觥。亦不見醉。匪特此也。細加詢問。更有種種駭異之事。又曰。胤祔居攝芳殿。其地險黯不潔。居者輒多病亡。胤祔時常往來其間。致中鬼魅。不自知覺。以此觀之。種種舉動。皆有鬼物使然。大是異事。十一月諭曰。前灼見胤祔行事顛倒。以爲鬼物所憑。又曰。今胤祔之疾。漸已清爽。召見兩次。詢問前事。胤祔竟有全然不知者。深

自愧悔。又言我幸心內略明。猶懼父皇聞知治罪。未至用刀刺人。如或不然。必有殺人之事矣。觀彼雖稍清楚。其語仍略帶瘋狂。朕竭力調治。果蒙天佑。狂疾頓除。又曰。十月十七日。查出魘魅廢皇太子之物。服侍廢皇太子之人奏稱。是日。廢皇太子忽似瘋顛。備作異狀。幾至自盡。諸宮侍抱持環守。過此片刻。遂復明白。廢皇太子亦自驚異。問諸宮侍。我頃者作何舉動。朕從前將其諸惡。皆信爲實。以今觀之。實被魘魅而然。無疑也。四十八年二月諭曰。皇太子胤礽。前染瘋疾。朕爲國家而拘禁之。後詳查被人鎮魘之處。將鎮魘物俱令掘出。其事乃明。今調理痊愈。始行釋放。今譬有人。因染瘋狂。持刀砍人。安可不行拘執。若已痊愈。又安可不行釋放。四月諭曰。大阿哥鎮魘。皇太子及諸阿哥之事。甚屬明白。又曰。見今鎮魘之事。發覺者如此。或和尚道士等。更有鎮魘之處。亦未可定。日後發覺。始知之耳。顯親王衍潢等遵旨會議喇嘛。巴漢格隆等呪魘。皇太子情實。應將巴漢格隆、明佳噶卜楚、馬星噶卜楚、鄂克卓特巴俱凌遲處死。皇長子護衛喬楞雅突。明知大逆之事。乃敢同行。又雅突將皇長子復行呪魘。再此案內又有察蘇

齊引誘宗室格隆陶州胡士克圖行呪魘之事。

案石頭記第三十三回。「賈政斥寶玉道。好端端的。你垂頭喪氣。咳些什麼。方纔雨村來要見你。叫你半天纔出來。既出來了。全無一點慷慨揮洒談吐。仍是葳葳蕤蕤。我看你臉上一團思欲愁悶氣色。這會又咳聲嘆氣。」九十五回「失玉以後。寶玉一日默似一日。也不發燒。也不疼痛。只是吃不像吃。睡不像睡。甚至說話都無頭緒。」與胤祢罪狀中之居處失常。語言顛倒。及言動失常。不安寢處等語相應。第二十五回「寶玉湯了臉。有寶玉寄名的乾娘馬道婆。向賈母道。那經典佛法上說的利害。大凡王公卿相人家的子弟。只一生長下來。暗裏便有許多促狹鬼。跟著他。」與胤祢罪狀中鬼物憑之時見鬼魅等語相應。又敍寶玉被魘。有云。「拏刀弄杖。尋死覓活。」敍王熙鳳被魘。有云。「手持一把明晃晃鋼刀。砍進園來。見雞殺雞。見狗殺狗。見人就要殺人。周瑞媳婦忙帶著幾個有力量的膽壯的婆娘。上去抱住。奪下刀來。抬回房去。」與胤祢所謂未至用刀殺人。及服侍之人稱是日廢皇太子忽患瘋顛。幾至自盡。諸宮侍

抱持環守相應。八十一回。「寶玉道。我記得病的時候兒。好好的站著。倒像背地裏有人把我攔頭一棍。疼得眼睛前頭漆黑。看見滿屋子裏。都是些青面獠牙拿刀舉棒的惡鬼。躺在炕上。覺在腦袋上加了幾個腦箍。是的。以後便疼的任什麼不知道了。鳳姐道。我也全記不得。但覺自己身子不由自主。倒像有些鬼怪拉拉扯扯。要我殺人纔好。有什麼拿什麼。自己原覺很乏。只是不能住手。」亦與胤礽案所謂備作異狀。全然不知持刀斫人等語相應。又說「馬道婆破案。爲潘三保事。送到錦衣府去。問出許多官員大戶家太太姑娘們的隱情事來。把他家內一抄。抄出幾篇小賬。上面記著某家驗過。應找銀若干。」與胤礽以外。復有皇長子及宗室等案。及所謂和尚道士等更有魘魅等事。亦未可定等語相應。行魘魅者。巴漢格隆等。皆喇嘛。故以馬道婆代表之。馬與嘛同音也。八十一回又稱「馬道婆身邊。搜出匣子。裏面有象牙刻的一男一女不穿衣服光著身子的兩個魔王。」亦與相傳喇嘛教中之歡喜佛相等。馬道婆之代表喇嘛也無疑。東華錄康熙四十七年九月諭云。胤礽幼時。朕親教以讀書。繼令大學士張

英教之。又令熊賜履教以性理諸書。又令老成翰林官隨從云云石頭記常言「賈政逼寶玉讀書。」第八回「秦鍾因去歲業師回南。在家溫習舊課。其父秦邦業知賈家塾中司塾的乃賈代儒（僞朝之儒也。）現今之老儒。」第九回「賈政對李貴道。你去請學裏太爺的安。就道我說的。什麼詩經古文。一概不用虛應故事。只是先把四書。一齊講明背熟。是最要緊的。」第八十一回「賈政道。前兒倒有人和我提起一位先生來。學問人品都是極好的。也是南邊人。」又道「如今儒大太爺。雖學問也只中平。但還彈壓得住這些小孩子們。」八十二回稱「賈代儒爲老學究。」又「寶玉講後生可畏一章。講到不要弄到。說到這裏。向代儒一瞧。代儒說。講書是沒有什麼避忌的。寶玉纔說不要弄到老大無成。」均與性理諸書老成翰林等相應。又熊賜履湖北人。張英安徽人。所謂南邊人。殆指張熊等。胤祔以康熙十四年十二月被立爲皇太子。四十七年九月被廢。四十八年三月。復立。五十一年十一月。復廢。自第一次被廢以至復立。爲時不久。而又悉歸咎於魘魅。故石頭記中僅以三

十三回之笞責。及二十五回之魘魔。形容之。二十五回中言「寶玉雖被迷污。經和尚摩弄一回。依舊靈了。」卽雖廢旋復之義。至九十四回之失玉。乃敍其終廢也。至和尚還玉事等。殆無關本事。

胤祢之被廢。由於兄弟之傾軋。東華錄所載主動者爲胤禔胤禩二人。石頭記九十四回。於失玉以前。先敍海棠旣萎而復開。「賈母道。花兒應在三月裏開的。如今是十一月。」三月及十一月。與復立復廢之月相應。又「黛玉說花開之因道。當初田家有荊樹一顆。三個弟兄因分了家。那荊樹便枯了。後來感動了他弟兄們。仍舊歸在一處。那顆樹也就發了。」旣說弟兄。又說三個。與胤祢胤禔胤禩三人相應。

石頭記敍巧姐事。似亦指胤祢。巧與祢字形相似也。九十二回。評女傳巧姐慕賢良。卽熊賜履等教胤祢以性理諸書也。一百十八回。記微嫌舅兄欺弱女。賈環賈芸欲賣巧姐於藩王。卽指胤祢爲胤禔胤禩所賣事。寶玉被打。由賈環訴說金釧兒事。寶玉被魘。由賈環之母趙姨娘主

使巧姐被賣。亦由賈環主謀。與胤禔之陷胤礽相應。其事又有親舅舅王仁與聞之。紅樓夢曲中亦云。休似俺那愛銀錢忘骨肉的狠舅奸兄。與胤礽案中有所謂舅舅修國維者相應。東華錄。康熙四十八年正月。上曰。胤禔乃胤禔之黨。胤禔曾奏言。請立胤禔爲太子。伊當輔之。又曰。此事必舅舅修國維。大學士馬齊。以當舉胤禔。默示於衆。二月。諭舅舅修國維曰。爾曾奏。皇上凡事斷無錯誤之處。此事關繫重大。日後易於措處。則已。儻日後難於措處。似屬未便等語。又曰。因有舅舅所奏之言。及羣下小人就中肆行捏造言詞。所以大臣侍衛官員等。俱終日憂慮。若無生路者。中心寬暢者。惟大阿哥八阿哥耳。又曰。舅舅前啓奏時。外間匪類。不知其故。因盛讚爾云。如此方謂之國舅大臣。不懼死亡。敢行陳奏。今爾之情形畢露。人將謂爾爲何如人耶。石頭記一百十八回。「王仁拍手道。這倒是一種好事。又有銀子。只怕你們不能。若是你們敢辦。我是親舅舅做得主的。」第一百十九回。「事敗後。嚇得王仁等抱頭鼠竄的出來。」與東華錄之修國維相應。康熙四十八年四月。諭曰。胤禔之黨羽。俱係賊心惡棍。平日鬪鷄走狗。學

習拳勇。不顧罪戾。惟務誘取銀錢。故石頭記亦有愛銀錢的奸兄語。

林黛玉影朱竹垞也。絳珠影其氏也。居瀟湘館影其竹垞之號也。竹垞生於秀水。故絳珠草長於靈河岸上。「竹垞客遊南北。必橐載十三經二十一史以自隨。已而遊京師。孫退谷過其寓。見插架書。謂人曰。吾見客長安者。務攀援馳逐。車塵蓬勃。間不廢著述者。惟秀水朱十一人而已。」（見陳廷敬所作墓誌）石頭記第十六回。「黛玉帶了許多書籍來。」四十回。「劉老老到瀟湘館。因見窗下案上設著筆硯。又見書架上磊著滿滿書。劉老老道。這必定是那一位哥兒的書房了。賈母笑指黛玉道。這是我這外孫女兒的屋子。劉老老留神打量了林黛玉一番。方笑道。這那裏像個小姐的繡房。竟比那上等的書房還好。」以此。竹垞嘗與陳其年。合刻所著曰朱陳村詞。流傳入禁中。故黛玉與史湘雲。凹晶館聯句。竹垞入直南書房。旋被劾。鐫一級罷。尋復原官。其被劾之故。全謝山謂因攜僕鈔永樂大典。竹垞所作詠古二首云。漢皇將將屈羣雄。心許淮陰國士風。不分後來輸絳灌。名高一十八元功。海內詞章有定稱。南來庾信北

徐陵。誰知著作修文殿。物論翻歸祖孝徵。詩意似爲人所賣。石頭記中鳳姐掉包事。疑卽指此。七十回。寶釵探春湘雲寶琴均替寶玉臨字。而於黛玉一方面。但云紫鵲送一卷小楷。疑影攝僕寫書事。

薛寶釵高江村也。（徐柳泉已言之）薛者雪也。林和靖詠梅有曰。雪滿山中高士臥。月明林下美人來。用薛字以影江村之姓名也。（高士奇）

嘯亭雜錄曰。高江村家貧。鬻字爲活。納蘭太傅愛其才。薦入內廷。仁廟亦愛之。遇巡狩出獵。皆命江村從。故江村詩曰。身隨翡翠叢中列。隊入鵝黃帶裏行。蓋紀實也。江村性趨巧。遇事先意承旨。皆愜聖懷。一日。上出獵。馬蹶。意殊不懌。江村聞之。故以泥汙其衣。入侍。上怪問之。江村曰。適落馬。墜積澗中。未及浣也。上大笑曰。汝輩南人。懦弱乃爾。適朕馬屢蹶。竟未墜。意乃釋然。又嘗從登金山。上欲題額。濡毫久之。江村擬江天一覽四字於掌中。趨前磨墨。微露其迹。上如所擬書之。其迎合。類如此。簪曝雜記曰。江村初入都。自肩襤被。進彰儀門。後爲明相國司閹者。

課子。一日相國急欲作書數函。倉卒無人。司閤以江村對。卽呼入。援筆立就。相國大喜。遂屬掌書記。後入翰林。直南書房。皆明公力也。江村才本出人。旣居勢要。家日富。則結近侍。探上起居。報一事。酬以金豆一顆。每入直。金豆滿荷囊。日暮。率傾囊而出。以是宮廷事。皆得聞。或覘知上方閱某書。卽抽某書翻閱。偶天語垂問。輒能對大意。以是聖祖益愛賞之。鄭方坤本朝詩鈔小傳曰。江村年十九。之京師。以諸生就京闈試。不利。落魄羈窮。賣文自給。新歲。爲人書春帖子。往往自作聯句。用寫其幽憂牢落之懷。偶爲聖祖所見。大加擊節。立召見。案石頭記。寫寶釵處處周到。得人歡心。自薛姨媽賈母王夫人湘雲岫煙以至襲人輩。無不贊嘆。並黛玉亦受其籠絡。卽所謂性趨巧善迎合之影子也。寶釵以金鎖。配寶玉。謂之金玉良緣。其嫂曰夏金桂。其婢曰黃金鶯。鶯兒爲寶玉結絡。以金線配黑珠兒線。皆以金豆探起居之影子也。寶釵最博雅。二十二回。點魯智深醉鬧五台山。爲寶玉誦寄生草曲詞。寶玉讚他無書不知。第三十回。寶玉道。姐姐通今博古。色色都知道。七十六回。湘雲用樁字。黛玉說。虧你想得出。湘雲道。幸而昨